



Literature & Arts

锦水

新活力

08

成都日报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

诗歌

寻美乐山(组诗)

李锐

夹江采风

青衣江像一把裁纸刀
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灌区与堤坝分开
而我与非我纠缠一起
看千佛岩稳坐,慈悲向未来

聚贤街来了采风人
也采摘竹的气节,大千纸的飘香
吃罢夹江肥肠和豆腐乳
走上天府粮仓的环形路,包围
明前茶上架后的茶园

金口大峡谷

垂钓者要钓起整个水面
大峡谷压迫我的心跳
让血脉加速运转

沿大渡河进入洞穴
旧梦,惊醒:
在刚刚翻新的铁道兵博物馆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方有
时间和风光无限

游船如履平地,穿过万重山
岁月的涟漪,荡涤英雄气
控制我们精神的闸门和堤岸

马边猕猴桃现代农业园区

观赏者叹为观止
劳作者挥汗,与一座大山较量
夏天就要收果啦!
红心、黄心、绿心猕猴桃
是边城灵芝对阳光的回馈

门外汉,不知外表下的秘密
酸酸甜甜,唯果实自知
——青春只有一季
需要脚架或拉丝扶持
“维C之王”倾吐氨基酸
我们与植物总要达成平衡

丰收带来富裕。山乡巨变
朴素之果,显得耀武扬威

乐山“战时故宫”遗址

题记:抗战时期,逾百万件故宫文物
南迁至乐山的安谷和峨眉,存放历时2900
多个日夜。

文物在呼喊,被泥泞的手
拽住,拖入乡村宗祠和庙宇
厚重的墙壁比时间更厚

滚滚江流席卷堤岸
战火纷纷,肉身阻挡
先辈们的血脉倔强——
怀抱永不逾越的鸿沟

和平是一颗躺下的子弹
于历史中守着伤痕

遗址保护处
泪水常常把竹纸磨破……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名家访谈

李致 王嘉陵

首届

劫老是巴老

希望为本土文学注入

锦水文学奖

良师益友



李致先生



王嘉陵先生

李致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好诠释
笔下可见时代大背景

“李劫人和巴金都是成都人。劫老以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的社会生活,巴老则以他的三部曲《家》《春》《秋》描写了成都几个大家庭的变迁。这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有很深的友谊,巴老一直把劫老当成他的‘良师益友’。”在《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人》一文中,李致先生娓娓道来。

步入高龄后,李致仍然保持思考和写作的习惯。李劫人与巴金的深厚情谊,包括巴金日记里记叙与李劫人秉烛夜谈等珍贵细节,在李致笔下再次叠彩流光。当听闻首届“李劫人·锦水文学奖”即将启动,李致赞许道:“劫老在高龄时还在修改作品《大波》,令巴老相当钦佩,希望这一奖项能让大家了解李劫人、理解李劫人、传承李劫人对文学的那份热忱之情。”

书生依旧
95岁李致用“小二号”字体在电脑上写作

成都4月,阴雨绵绵。站在李致家门口,记者顿了顿,希望卸下一路疾步而来的躁意和忙碌生活带来的钝感,以更从容和敏锐的状态在李老家中收获一份“清凉”。还未来得及叩门,李致便推着轮椅前来迎接,举起手机一看,正好是约定拜访之时。“今天下雨,我就没能出去散步。”95岁的李致向记者拉起了家常,声音洪亮,眼神澄澈。

192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李致,父亲李尧枚是巴金代表作《家》里的高觉新原型,因破产对家庭心怀愧疚而自尽。李致过继给四爸巴金,两人关系亲密,巴金说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李致没有囿于“巴金侄儿”的标签,而是活成了自己。他先后担任过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主席等职务,笔耕不辍。

1998年,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李致已经在学习使用了。他回忆道,自己当初学习使用电脑堪比走古蜀道,看到老友马识途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羡慕不已。

如今,他也热衷在微信朋友圈里互动点赞,会百度查资料,看新闻和影视剧,偶尔用电脑打扑克作消遣。“前几天,我还在问我女儿,‘啥子叫AI?’。当听闻AI可以模仿作家写作时,李致蹙起眉头摆手道:“那要不得,不行不行不行!”“我要用我的文字表达我的感情。作家的作品,必须带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风格。”

现在的李致,已经能顺畅地在电脑上写作了。不佳的听力和视力让他感到不便,用电子文档得用小二号字体才看得清。等到女儿有空,再由女儿整理保存到微信上,“哪个刊物或报纸跟我约稿,我就在微信上把文章发过去。”

“你们《成都日报》锦水版也发表了我不少杂文。”李致说,自己的《李致文存》第二卷《我的人生》里约有十篇文章都是率先刊登在《成都日报》“天下成都”的“锦水”版面。

故友情深
李劫人与巴金是文学、人生知己

1891年出生的李劫人和1904年出生的巴金相差13岁,二人都有过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又同为成都知名作家,虽然一位身在沪地、一位留在蓉城,二人却惺惺相惜。

谈起李劫人和巴金这对知己,李致感慨万千。1962年12月24日,劫老逝世,巴老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波》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劫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他还是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要是他能再写十年,那多好!他的死对成都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也难找到像他那样的朋友。”李致说,“巴老一贯珍视友情,劫老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他从未忘记劫老。”

在李致看来,李劫人和巴金这对故友很像,不仅各自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都对自己作品有着近乎完美的追求,“凡事再版,巴老都要认真修改,直到后来得了‘帕金森’病,‘举笔四千斤’才停止这份‘执着’……”

珍视作品是李致情怀也是尊重读者。这份对文字的精益求精也深深影响着李致。早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四处组稿,抓紧时间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严文井等一大批老作家当时的近作,打动不少大家——比如曹禺,表示要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生死恋”;比如冯至,称李致为“出版家”。“直到如今,只要有机刊发表我的作品,我都或多或少要进行再修改,再润色。”李致说。

“我从14岁开始写作,现在还在写,写了80多年了……虽然老年人在体能上已经不占优势,但在心态上永葆年轻。”李致说,如今不要再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要唱‘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成都日报锦水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地方

在菱窠的那些青春时光

□何一东

每当看到李劫人故居门楣上由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题写的“菱窠”,以及故居庭院正中矗立的一尊由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雕塑的李劫人先生半身汉白玉雕像,倍感亲切!我曾在与故居一墙之隔的四川省邮电学校(现为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生活了多年,对李劫人故居非常熟悉,经常去“串门”喝茶,往昔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17岁,在省邮电校工作。邮电校的后门处是食堂和锅炉房,而从后门出门十多米就是“菱窠”,那时还没有对外开放。门外有一排柳树,我和学校要好的同事常于春夏去捉蝉子和天牛。尤其是天牛,前胸背板两侧有突刺,头顶上有一对细长、神似牛角般的触角,煞是好看。捉住它们后,我们用细线将其腿拴住,然后将线又拴在一节树枝上,拿在手中,天牛以为逃脱,便一个劲儿展翅飞舞……

离“菱窠”大门二十多米处有一个较大的堰塘,梗泛萍漂,鸟儿啁啾,蛙鸣四起。时常有人垂钓。而每年春天,气温回升之际,也有一些农民下午或晚上在此用钩钓黄鳝。钓黄鳝的饵料有新鲜的鸡鸭肠子、猪肝、河虾肉、塘螺肉,还有蚯蚓等。我曾多次看见农民钓上来的野生黄鳝。它们野性十足,不甘束手就擒,在网兜或塑料袋(桶)里乱窜。某次,一条大黄鳝从农民的网兜里窜出,钻进旁边的菜地,正在围观的我们追上去用木棍打、石块砸,非常兴奋,把菜地里的蔬菜也践踏了一大片,皮鞋上全沾满了稀泥。黄鳝被击毙后,我们又将它挂在木棍上“游行示众”,吓得路过的邮电校女生花容失色……

堰塘附近散落着农户的房子,竹篱茅舍,

前不久,在朋友圈看见作家温月发了两组照片。其一是:“又是第一次——今天终于寻到一个机会,与朋友同游早已耳熟能详的‘菱窠’。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文学大师李劫人先生在成都狮子山下、菱角堰旁的故居‘菱窠’。”其二是他参观李劫人先生故居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题为《菱窠》的小诗:

菱角堰边筑茅寮,
笔蘸沙水起澜波。
大师巨作出小园,
锦里沧桑岁如歌。



菱窠

鸡鸣狗吠,房前屋后,种植有枇杷、樱桃树,一垄垄菜地,青翠欲滴;野花摇曳,蝶飞蜂舞,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1987年6月,李劫人故居文物保管所成立,正式对外开放。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和同事隔三岔五便去李劫人故居免费参观、喝茶。纪念馆展厅面积不太大,有复原的李劫人客厅、书房兼卧室、藏书楼等陈列,并辟有“李劫人生平事迹展”厅。李劫人先生的文学成就,令我肃然起敬!那时候,我作为“文青”,常写点诗和散文投稿。尤其是我的处女作——诗歌《灯光》在1987年《中国法制文学》发表后,写作的劲头更大了,常在学校图书室借古今中外各种名著捧读,摘抄精华。每年

寒暑假,更是有大把的时间来读书写作。环境幽静、芳草萋萋、流水潺潺的李劫人故居,则是很巴适的读书、写作场所。

当时的李劫人故居鲜为人知,游客极少。到此参观和喝茶的主要是省邮电校、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川师附中的学生和附近红旗橡胶厂、解放军第七四三六工厂及在沙河铺街上的成都峨眉自行车厂、成都药械厂(又叫生物制品厂)、成都搪瓷厂、省粮食机械厂等企业的职工和沙河铺的居民。也就是说,除沙河铺之外,成都绝大多数市民是不知道李劫人故居的。那个时候,沙河铺就是被农田包围的郊区,比如每年的春天,川师后面的狮子山,桃花儿开,城

作为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李劫人的文学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在文学之外,李劫人又是如何积极推动城市发展的?首届“李劫人·锦水文学奖”正式启动之际,李劫人研究会会长王嘉陵接受了成都日报锦水新闻记者专访。他表示,希望大赛能激励更多文学爱好者和作家投入创作,让更多人了解李劫人的文学作品、人生经历与高尚品质。

回忆起自己最初开始从事李劫人相关研究的契机,王嘉陵表示,那

时,在整理大量李劫人人生前文稿、资料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一个小说之外的现实主义作家李劫人:“他每天都会不停地创作作品,并且还会给很多人写信。即使在天气很冷,手指都冻得发僵的时候,他也会坚持把信写完。这些信的对象包括他的儿女、故交老友,还有出版社的编辑等。他在写信时非常认真,会将每天所见所想都详细记录下来。”

在他的信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场景有很详细的记载。比如鸡蛋的价格、红苕和米的售价,以及购买米时需要粮票的情况,甚至对不同类型米的价格也有明确的记录。此外,他还记载了他所遇到的不同家庭的生活状况。王嘉陵感慨道:“虽然这些在当时看来可能像流水账一样琐碎,但现在读来,它们却成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李劫人的文学作品也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烙印。王嘉陵表示,李劫人的作品并非局限于狭窄的个人情感或故事,而是巧妙地将个人经历融入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以此展现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这正是李劫人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与其他许多作品相比,李劫人成功捕捉到了一个核心主题——大时代的变迁。

“他巧妙地将各种人物的故事和情感置于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节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其中包含了无数细微的、复杂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在一般的历史书籍中难以体现,但李劫人通过小说的形式进行了细腻的描绘。他深入探索了人物的情感变化、思想意识的转变,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真实。”此外,王嘉陵还提到,李劫人对地方语言的运用也十分出色,这又为其作品增添了丰富的地域特色。

李劫人的多种职业身份:
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文学

作为一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李劫人的生活与职业轨迹丰富多彩,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更是城市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王嘉陵看来,李劫人的多种职业身份,不仅展现了他的全面才能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更是为成都市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年的李劫人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远赴法国留学。1924年,他学成归来,回到故乡成都,开始了他多元化的职业生涯。他办过报纸,传播新思想,引导社会舆论;在大学里,他担任过教授职务,传授知识,培育新人。此后,他又涉足餐饮业和实业领域等,展现了出色的商业头脑和实干精神。”王嘉陵说道。然而,无论身处何种职业,李劫人始终坚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他的文学创作和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从未间断,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李劫人还积极参与了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他强调杜甫草堂博物馆的建设不仅要有一个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收集和展示杜甫的诗集以及历代对杜甫的研究著作。在他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关于杜甫的诗集和研究资料,这才使得成都的杜甫草堂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历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所,闻名全国。”

期待文学奖激励更多作家投入创作

谈到“李劫人·锦水文学奖”活动举办的意义,王嘉陵表示,活动能让更多热爱文学、写作的人们拥有一个提高自身、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李劫人这位伟大的成都文化名人。

“参与这个活动,大家并不是只能写李劫人,而更多的是通过李劫人的影响力来开展创作。实际上,它为大家提供了选择不同题材、撰写不同文章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思想情感。”王嘉陵说道,“同时,通过此次活动,希望人们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李劫人的人生故事与精神品质,也能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了解成都的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

王嘉陵表示,期待在此次活动中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希望“李劫人·锦水文学奖”为本地文学注入新的活力和创作动力,激励更多的作家投身于文学创作中,为广大本土作家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培养新一代作家的创作能力和艺术修养,促进成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本报记者 王茹懿

里的人,携幼扶老,像赶场似的,络绎不绝地来踏春。其实,这就是老成都人俗称的“海会寺”所在地。反之,我们去城里办事或游玩,称之为“进城”。有时和城里的朋友说起李劫人故居,他们都说不认识,一脸懵圈。

那时全国的纸媒形势一片大好。成都的报纸如火如荼,公开发行的、内部交流的,估计至少上百家吧。这于写作者而言,无疑是“甜蜜的事业”。没有电脑全凭“爬格子”,然后装入信封,投入邮筒撒向四面八方。不认识编辑没关系,陌生的编辑还会热情地给你回复,退稿信也充满温暖,让业余作者们心存感激,继续努力!

我的不少稿子就是寒暑假在李劫人故居一边喝茶一边写成的。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先后发表在几十家报刊上。对当时一名初学写作者而言,即使在内刊上发了稿子,也很高兴,毕竟是一张报纸啊!

在李劫人故居喝茶写作那些年,《成都晚报》和《蓉城周报》《成都工人报》《四川通信报》发我的稿子最多。《成都晚报》的“路边闲话”“锦水”“人生”“家苑”“挚友”等版面和栏目时常有我的稿子见报。我还有幸在晚报读者来信部主办的“每月公众话题”担任嘉宾主持人,就国内一些热点话题和生活中的不良现象请读者来稿讨论,然后我前往读者来信部去取稿子,回家编辑并归纳点评,然后再送回报社见报。那个时候,我才认识晚报一些编辑老师,对他们和蔼可亲的为人印象深刻!有的编辑老师后来一直都有联系,退休也是好朋友!

30年光阴一闪而过。如今,李劫人故居四周打得更漂亮了;当年的堰塘、美丽的田园景,已复活为李劫人笔下的老成都市井生活场景,已成为通过公馆建筑群、下沉集市广场、铺板小馆、老式茶铺、凉亭水榭等打造而成的“东门市井”所取代,烟火气十足,游客络绎不绝,令我欣慰又感慨……